

刊叢究研題問際國戰大次二

1

係關蘇日的來年六廿

作漁友張

行刊社版出光國林桂

月一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次大戰國際問題研究叢刊

1

廿六年來的日蘇關係

張友漁作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種一第刊叢究研題問際國戰大次二

係關蘇日的來年六廿

元八幣國價實册每

費匯郵加印外

總	印	刊	發	著
經	刷	行	行	作
售	者	者	人	人

文	國	國	藍	張
獻	光	光	昌	友
出	印	出	農	漁
版	刷	版		
社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桂林穿山村寶塔山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版初月二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目 錄

一、基本上不可調和的日蘇關係……………一

1. 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對立和矛盾……………一
2. 由日本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日蘇的對立和矛盾……………四
3. 由蘇聯的反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日蘇的對立和矛盾……………一
4. 緩和日蘇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的諸原因……………一四

二、日蘇關係的史的發展……………二一

1. 二十六年來日蘇關係的發展階段……………二一
2. 日蘇關係的第一階段……………二三
3. 日蘇關係的第二階段……………二七

4. 日蘇關係的第三階段·····	四六
5. 日蘇關係的第四階段·····	七九
6. 日蘇關係的第五階段·····	一〇一
三、日蘇關係的發展前途·····	一二三

一·基本上不可調和的日蘇關係

1 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對立和矛盾

自德蘇戰爭爆發以來，日蘇關係便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原是遠東反蘇鬥爭的急先鋒，同時，又是國際反蘇陣綫的主要力量，所以在希特勒已經在西方發動反蘇戰爭後，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摩拳擦掌，盤馬彎弓，要在遠東，同時發動一個反蘇戰爭，以期一方面，完成整個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的世界戰略。他方面，實現日本帝國主義自身的侵略計劃。雖由於主觀力量的不充足，客觀條件的不具備，使日本帝國主義不敢冒險地，輕易發動這戰爭，一直到現在，還在待機中，但它並沒有根本放棄這一企圖，戰爭的危機依然威脅着蘇聯和日本的人民大眾。最近，由於希特勒又發動了新的對蘇攻勢，而且獲得了相當進展，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北進攻蘇的準備，也銅山東崩，洛鐘西應地。積極起來。戰爭是否爆發？何時爆發？誰也不能下斷語。然而只要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不變質，只要日本帝國主義不是很快地崩潰，只要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和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綫之間的戰爭，還沒有很快地結束，則日本帝國主義北進反蘇而使日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是始終

存在着的。

只要我們從理論上和歷史上以及具體的國際情勢上，研究日蘇關係，便知日蘇之間可能爆發戰爭，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是因爲日蘇關係在基本上，是不可調和的。首先，是在日蘇之間，存在着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對立和矛盾。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是最兇暴的帝國主義國家，二者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從帝國主義的衰頹中，生長起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又促成帝國主義的崩潰。蘇聯的存在，對於帝國主義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雖然蘇聯決不會用武力推行所謂世界革命，以改變周圍國家的面貌，如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史大林對美聯社社長華德氏所談：

「如果以爲蘇聯的人民需用武力改變周圍國家的面貌，那就大大錯誤了。蘇聯的人民自然願望周圍國家的面貌能够改變，但這是周圍國家自身的任務。如果這些國家真能鞏固不搖，那麼，我就不明白他們從蘇聯人民的思想中，究能發現何種危險？」

又說：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革命也將發生於其他國家，但必待那些國家的革命分子認爲可能或必要時，革命方始發生。要輸出革命實無意義。任何國家如果具有這樣的願望，則將從事於自身的革命，如果不具備這樣的願望，則不會發生革命。譬如說，我們的國家願望實行革命，故已實

行革命，我們現在正建設着一個新的無階層的社會。可是如果以為我們將干涉其他國家的生活，以期促成其他國家的革命，則全無根據。」

這是非常明顯的事。但是在帝國主義看來，蘇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事情。因此，必須把蘇聯絞死，帝國主義才可以高枕無憂。在法國的倡導之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開始的對蘇武力干涉，便是以法國老虎總理克里孟梭的所謂「防疫政策」為出發點的。他們認為蘇聯是一個毒菌。為了防止它的傳播，必須消滅它，至少，隔離它。因此，他們在不能以武力立刻擊潰蘇聯後，曾經決定和軍事行動同時，劃定一個所謂「防疫區域」，「由於支持和援助俄國反革命分子而維持該區域的秩序」。一直到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和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綫的戰爭開始，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密切地站在了同一條戰綫為止，這種形勢並沒有變更。所以史大林曾經一再指出，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可以成功，但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下，它還不能說已經鞏固和安全。包圍蘇聯的帝國主義國家，「時刻等待機會，以便實行侵犯它，打碎它，或者，至少，是要損害它的勢力而削弱它」。在帝國主義中間，特別是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是沒有一天不在積極策劃如何去實行侵犯蘇聯，打碎蘇聯或損害蘇聯而削弱它的，日本帝國主義決不容許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它臥榻之旁酣睡。日本法西斯蒂作家古屋英一曾在一九三三年五月號的「日本與日本人」雜誌所發表「誰是日本的真正敵人」一文中，這樣露骨地說：

「蘇聯已經逼到日本的門前了。峻使着日本的共產黨像傀儡一樣，企圖顛覆日本國家的基礎的，就是蘇聯。這個危險完全不能和美國比。美國是一個強國，蘇聯還不是。如果蘇聯把它自家的門戶，解決清楚，變成一個真正的強國，那種危險，比美國大得多，美國的措施，多少還帶有點紳士氣，而蘇聯則是日本的死敵。」

同樣，日本反動的軍事評論家平田晉策也說：

「滿洲是西北東三面受蘇聯包圍着。這就叫做永遠的逆境。在這個逆境中，採取軍事行動，攻擊是有利的，防守是有害的」。

有一個叫做榎本的日本人，更進一步說：

「我們看到蘇聯在軍事演習時，假想把華沙在數小時內，變成火燄，真是不寒而慄！想到這裏，日本一點點都不能安眠。所以爲了避免那種浩劫，迅速攻取海參崴區域是極必要的」。

像這樣，日本帝國主義是把蘇聯認爲它的最大的威脅；認爲它的真正的敵人，認爲和它不能並存的死敵的。因此，它必須侵犯蘇聯，打碎蘇聯，至少，損害蘇聯的勢力使它削弱。

2 由日本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日蘇的對立和矛盾

不僅是因爲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由於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對立和矛盾

，而使日蘇關係也成爲不可調和的對立和矛盾的關係，而且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和法西斯德國一樣，對蘇聯，頑固地，堅持着侵略政策，致使它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更不可能調和。我們知道，由征服「滿蒙」，進而征服整個中國，更由征服中國，進而征服世界，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政策。而欲完成這政策便勢不能不侵略蘇聯。在有名的田中奏摺中，已經明白宣稱：

「欲得『北滿』之富源，勢不能不以干戈與俄國周旋於蒙古之野，此乃王道應有之事。故早必須與赤俄一戰」。

這就是說，爲了征服「滿蒙」，爲了征服整個中國，必須進攻蘇聯。在同一奏摺中，又說：

「吾人終有一日必須與美國一戰，蓋欲征服中國，勢不能不與美國衝突。」

而在日本統治階層中的北進論者看來，欲與美國戰，便不能不攻蘇聯，以免後顧之憂。平田實策這一個反動的軍事評論家曾說：

「在和美帝國主義開戰之先，必須獲得這一戰爭的原料根據地和後方的保證。可以做爲日本的原料根據地和後方的地方，是『滿洲』，北庫頁島和濱海省，必要時，還有黑龍江沿岸，堪察加和外貝加爾」。

這就是說，在對美開戰之先，不僅中國的「滿洲」，連蘇聯的北庫頁島，濱海省乃至堪察加，外貝加爾，也都要先受侵略。雖然在這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先，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像平田實策所說的

那樣，先進攻蘇聯，但這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相信，它能依靠所謂閃擊戰術，很快地，擊潰英美在遠東的力量，而佔領他們的屬地，用不着作長久的打算。如果戰爭長期化，而其所佔領的英美屬地以及荷印，一時，又沒有開闢的可能，則爲了獲得和鞏固其原料根據地和後方，誰能保證它不向戈北向，進攻蘇聯，像法西斯德國在征服歐陸各國之後，轉而東攻蘇聯一樣。

其實，不僅是爲了征服中國，爲了戰勝美國，日本帝國主義要進攻蘇聯，而且蘇聯本身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標。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蘇聯的廣漠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正是它所食指頻動，應該染指一嘗的異味。塔爾，約翰，在他們所著的「當日本作戰的時候」一書中，曾列有這樣一個表：

蘇聯遠東資源及日本購買額

蘇聯遠東資源

日本每年輸入額

煤	二千萬噸	四〇（單位百萬美金）
石油	二千八百五十萬噸	一四〇
木材	八十萬萬立方公尺	五〇
鐵苗	二十五萬噸	五〇
白鉛	一萬萬三千六百萬噸	六

銅 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噸

一〇

魚 每年產量二百五十萬噸

五十萬噸（限於日本所租漁區）

蘇聯是那樣地富有，日本是這樣地不足，在帝國主義的日本看來，爲了使它的不足變爲富有，侵略蘇聯是必要的。遠在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亞時，它的目的，便在佔領蘇俄遠東的領土，掠取蘇俄遠東的富源。當時的日本當局說他們沒有領土野心，這和它在屢次侵略中國時，都聲明沒有領土野心一樣，直不過是一種欺人之語罷了。曾經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破壞自己祖國的白俄軍人斯台勃諾夫在他寫給他的同黨的報告中，明白地說：

「自己沒有鐵鑽山的日本，是要奪取西伯利亞沿岸地方，有着豐富的鐵鑽山的烏蘇里地方，海參崴以及中東鐵路，而做爲所謂『沒有私慾的對於我們的援助』的報酬的。中島將軍既已向我們暗示這種意思了。」

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即據英國西伯利亞巡征軍司令王爾德中校說：

「日本人曾對海參崴政權提議，如果他們肯簽訂一個條約，給予日本以完全地，無限制地，利用一直到堪察加爲止的沿岸地方的權利和所謂漁業權與英基爾煤礦永遠租借權並把海參崴所有的俄國的鐵材讓給日本，則日本願意立刻付以一千萬盧布的鉅額的代價」。

這樣以買賣的方式，攫取別的國家的領土和資源，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慣用的一種變相的侵略手段

。它是要借所謂條約的簽訂，使它的侵略合法化。簽訂條約後，代價是不是照付？究意用何種方法支付？在什麼時候支付？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保證地答覆的問題。西伯利亞出兵雖然失敗了，但它侵略蘇聯的企圖，並沒有放棄；對於蘇聯的豐富的資源，永久是饒涎欲滴：一有機會，便想實現它的這一企圖。在一九三三年日外相廣田弘毅所召集專門討論日蘇問題的工商界代表會議中，曾經這樣地決議：

「我國對蘇聯的根本政策已見諸北京締結的日蘇條約中。因為已有那個條約，所以互不侵犯協定沒有締結的必要。但是假使蘇聯鑒於遠東情勢的變化和『滿洲國』的出現，一定要和我國締結互不侵犯協定，那麼，只要蘇聯允許下列幾項條件，日本也可同意締結。即一，遠東革命運動須絕對停止，特別是在日本和『滿洲』範圍以內；二，撤退駐在遠東特別是駐在『滿洲』邊境的紅軍；三，廢止加於日本在遠東所經營各種企業的一切法律限制，特別要實現漁區標賣的公正辦法，對於漁業所必需的物品，免徵入口稅並修正規定勞動時間的法令，而關於石油問題廢締結一個對日售油的協定，延長勘查油田的期限，延長工作時間，修正視察規則，並修改石炭生產的規章和統制辦法；四，允許日本在蘇聯遠東開設種種企業，特別要允許日本開採林木和各種礦物的和讓權；五，促進日蘇貿易，取消片面性，使蘇聯所買の日貨相等乃至更多於蘇聯賣給日本的貨物；六，立即交出中東路。」

這是一個非常明白的經濟侵略的方案。日本帝國主義想要經過和平折衝的方式，實現它的這一方案，而攫取蘇聯的豐源的資源，並把蘇聯做爲它的廣大的市場。

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原不僅是要實行經濟侵略，而且是抱着領土野心。日人夏秋繩一在他所著的「日美戰爭呢？日俄戰爭呢？」一文中，曾公然主張：

「所謂西伯利亞問題的解決，一言以蔽之，第一步，就是使從貝加爾湖到東太平洋沿岸居住的西伯利亞各民族獲得獨立，在共存共榮，機會均等的原則下，開放其門戶，開放其廣漠無垠的天然富源，使其成爲遠東的樂園」。

又說：

「日俄兩國是死敵。我不殺彼，彼必殺我。胸懷赤俄，西伯利亞獨立問題是日本的死活問題。日俄衝突到底不可避免，愈速實行愈爲得策」。

這就是說，像它製造「偽滿洲國」傀儡組織以割裂中國的領土一樣，日本帝國主義要在西伯利亞獨立的形式之下，佔領蘇聯的遠東。關東軍參謀部的機關報「哈爾濱新聞」，說得更明白：

「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以東的土地，都是亞洲，都是接受日本文化的區域。在那亞洲東北角的地帶中，日本的影響必須變成高於一切，而且日本必須努力至少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的土地」。這種主張一直到現在，並沒有變更；這種企圖一直到現在，並沒有放棄。像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

九日，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六屆大會，外交報告中所指出：「直到現在，還有日本議員向政府建議，爲了消滅日蘇的衝突，使它永不發生，而購買蘇聯的濱海省及其他領土」。而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日蘇關係比較和緩的期間，日本帝國主義且曾大肆宣傳，謂蘇聯將把東部西伯利亞交給日本，而其所獲得的代價品則爲中亞細亞英法的屬地。到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主張佔領蘇聯的遠東領土了。

最後，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博得其他帝國主義的同情和支援，而達到其侵略的目的，高揚反蘇的旗幟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現在蘇聯成爲整個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勇敢，最堅實的中心力量的今天，爲了摧毀這一力量而完成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整個世界戰略，進攻蘇聯更是必要的。事實上，在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由於高揚反蘇的旗幟，確曾獲得其他帝國主義的同情和支持。例如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後，因爲它自己說，這是「阻止赤化勢力的南侵」，以盡其「保領資本主義的東洋憲兵」的任務，而英法各國便會給予它以深厚的同情和有力的支持，像杜德所說：「西門爵士在日內瓦，好像是日本特聘的辯護士」。他在國際聯盟會議中的發言，甚至使松岡洋右也承認自己辯解還來得透澈而有力。至於在目前，爲了配合法西斯德國的行動而日本帝國主義也發動對蘇聯的進攻，正是整個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線的要求，已成一種常識，更無待詮釋。

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是這樣地，爲了征服中國，爲了戰勝美國，爲了佔領蘇聯的領土，攫奪蘇聯的

資源，更爲了完成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的整個世界戰略，必然地，要堅持它的侵略蘇聯的政策，甚至更加造成了日蘇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和矛盾。

3 由蘇聯的反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日蘇的對立和矛盾

如果蘇聯像歐洲的許多國家，俯首帖耳，任法西斯德國宰割，甚至甘做法西斯德國的尾巴，跟着它搖旗吶喊那樣，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能抵抗，則日蘇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便不能够有顯著的表現。然而蘇聯是反侵略的。它不僅抵抗侵略者對於它自身的侵略，而且援助一切被侵略的國家反抗侵略。這種反侵略政策使它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對立和矛盾，而且還對立和矛盾，是日益深刻化，尖銳化着。

本來，蘇聯的對外政策，像莫洛托夫所說，「基本上，是和平的，是反侵略的」。即它一方面，是擁護和平，但他方面，是反對侵略。擁護和平，就必須反對侵略，而反對侵略正所以保障和平。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但它並不像所謂和平主義者那樣，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它對於侵略者必須給以抵抗和打擊，決不像無抵抗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那樣，屈服於侵略者之前。也就是說，蘇聯「不需要別的國家的一寸土地，但也決不容許把一寸土地讓給別人」（史大林在聯共第十六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不僅這樣，它並且更進而「援助那」爲侵略者所侵略及爲他們自己的祖國的獨立

鬥爭的國家」。它「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以堅強的打擊，去回答那些企圖破壞蘇聯的途徑的完全戰爭挑動者」（史大林在蘇聯第十八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即它不僅是消極地，「願意自己以及其他民族都享受和平，」（卡普諾夫在全蘇第八屆臨時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不參加重行分割世界的競爭」，「不加入以奴役外國領土為目的的帝國主義同盟」（達拉克著：蘇聯的外交政策），並「不讓敵人把自己拉到戰爭漩渦中去」（史大林在蘇聯第十六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而且積極地，以實力援助被侵略，被壓迫的民族，以實力援助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以實力打擊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而保衛世界久經的和平。這種「和平的，反侵略的」外交政策，是蘇聯建國以來，始終一貫地，堅持著的堅定不移的政策。史大林在「一九三四年」月的蘇聯第十七屆代表大會上，曾有較詳盡的闡明，他說：

「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很明顯的。這個政策是維持和平，加強與其他各國間的商業關係的政策。蘇聯並不想威脅任何人，尤其並不想進攻任何人。我們主張和平並擁護和平事業。可是我們並不怕人們的威嚇，而且決意用打擊來對付戰爭挑撥者的打擊。誰要是願意和平並力謀與我們發生切實的聯繫，他就總會遇到我們的贊助。而那些擅敢來進攻我國的人們呢？他們遇到致命的打擊，自那時起他們以後就不敢把自己的豬鼻伸到我們蘇聯的芬蘭子裏來」。

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蘇聯的這一外交政策在基本上，絲毫沒有改變。史大林在一九三九